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二十六人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人見錄八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

撫州雲山本寂禪師

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潭州寶蓋山和尚

益州北院通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明州天童山義禪師
國金藏和尚
益州白禪師
太原資聖方禪師
新羅
舒州白水山和尚
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青陽

第六世四十三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
見六人錄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
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

洪州大寧海一禪師
信州鵝湖山韶和尚
洪州大寧訥和尚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

濠州思明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見七人錄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

陝府龍峻山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

大光山玄禪師
宋州淨覺和尚

潭州藤霞和尚
華州崇勝證和

和尚
鄂州永壽和尚
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一十人見錄

新羅清院和尚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

吉州南源山行修禪師

洪州泐潭明禪師

吉州秋山和尚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

洪州泐潭悟禪師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

洪州泐潭牟和尚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雲蓋山志罕禪師

新羅卧龍和尚

彭州天台和尚

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新羅瑞巖和尚

新羅泊巖和尚

新羅大嶺和尚

潭州中雲蓋山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雲蓋山景和尚

河中府棲巖存壽禪師法嗣

一人道德禪師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清原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人也姓王氏童丱依師稟教二十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大

丈夫豈可挫挫於律儀邪乃去詣翠微山問道經三載有雲
遊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价禪師法席師遂造焉洞山問曰
闍梨名什麼曰道膺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道即不名
道膺洞山曰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後師問如何是祖
師意洞山曰闍梨他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人問闍梨如何
祇對曰道膺罪過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
國作王虛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之
一日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蹋山來洞山曰阿那个山堪
住曰阿那个山不堪住洞山曰怎麼即國內總被闍梨占却
也曰不然洞山曰怎麼即子得个入路曰無路洞山曰若無
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生去也洞山曰
此子已後千人万人把不住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
淺曰不濕洞山曰鹿麤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洞山謂師

曰昔南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什麼時下生曰見在
天宮當來下生南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隨舉而
問曰只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字洞山直
得禪牀震動乃曰膺闍梨師合醬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
合醬洞山曰用多少鹽曰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
洞山問大闡提人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
孝養何在師曰始得孝養自爾洞山許之爲室中領袖初止
三峯其化未廣後開雲居山四衆臻萃一日上堂因舉古人
云地獄未是苦向此衣服下不明大事失却最苦師乃謂衆
曰汝等旣在遮个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力便是
上坐不屈平生行腳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
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水底行方有些子氣力汝若大事未辦
且須履踐玄途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

問佛與祖有何階級師曰俱是階級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古路不逢人 可觀上坐問的罷標指請師速接師曰即
今作麼生觀曰道即不無莫領話好師曰何必闍梨 問如
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曰請師道師曰也知
也知師擲爇和問衆還會麼衆曰不會師曰越雀兒也不會
問如何得不惱亂和尚師曰與我喚處德來僧遂去喚來師
曰與我閉却門 問馬祖出八十八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
多少人師展手示之 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
太平 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
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師謂衆曰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
蹤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
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
蹤迹有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乃衆僧夜

蹤迹有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乃

衆僧夜

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在壁上。有僧便問：「兩個相似時如何？」曰：「一个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只遮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爲不將來。」所以却迴去。師謂衆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僧出曰：「便請和尚釘鐵。」師曰：「口裏底是什麼？」僧問承教有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此意如何？師曰：「動即應墮惡道。靜即爲人輕賤。」崇壽禪答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

僧問：「香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挑出。有一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窻問：「閹梨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問孤迥且巍巍時如何？師曰：「孤迥且巍巍。」僧曰：「不會。」師曰：「面前按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什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

爲什麼黑如漆師曰何怪 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
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
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密
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 僧問才生爲什麼不知有師曰不
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什麼處師曰
有處不收曰什麼人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 師謂衆曰汝
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賤
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
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不相似八十老人出場屋
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万里難爲收攝直至敲骨打髓
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夾鉤鎖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
上新可不是精得妙底事道汝知有底人終不取次十度擬
發言九度却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

臘月扇口邊直得醅出不是汝強爲任運如此欲得怎麼事
須是怎麼人既是怎麼人何愁怎麼事學佛邊事是錯用心
假饒解千經萬論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況乎
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
孔多少差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及盡一切事亦只喚
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邊著得什麼物
不見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師如是三十年開發
玄捷徒衆常及千五百之數南昌鍾氏尤所欽風唐天復元
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叙出世
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跏趺長往今本山影
堂存焉勅謚弘覺大師塔曰圓寂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黃氏少慕儒學年十
九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

興盛會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闍梨名什麼
對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不名
本寂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
山洞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豈有去
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于撫州曹
山後居荷玉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 問不與万法爲侶者
是什麼人師曰汝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麼處去也 問眉與
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什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
一處曰怎麼即不分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
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什麼却疑師
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 問於相何真師曰即相即真曰當
何顯示師提起托子 問幻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云幻本
真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即無當曰怎麼即始終不

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

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 僧清銳

問某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閣梨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

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脣

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

問擬豈不是

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

鏡清問清虛之理畢音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

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

無諸聖眼爭鑒得个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功夫

人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師曰過手來

乃點指曰一二三四五

足 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

掩耳 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

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

問承教有言大海不

宿死屍如何是海師曰包含万有曰爲什麼不宿死屍師曰
絕氣者不著曰既是包含万有爲什麼絕氣者不著師曰万
有非其功絕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
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 問具何知解善能對衆問難師曰
不呈句曰問難个什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能恁麼問難還
更有不肯者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人師曰曹山 問無言
如何顯師曰莫向遮裏顯曰向什麼處顯師曰昨夜三更床
頭失却三文錢 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
曰日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糧 師問僧作什麼曰
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鞞
鞋來 師問彊德上坐曰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麼經
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大
寂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

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不得霑著一滴

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遮个莫便是否師曰斬

問親近什麼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

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

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

者是誰師曰曹山

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

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

總殺曰忽逢本父母作麼生師曰揀什麼曰爭奈自己何師

曰誰奈我何曰爲什麼不殺師曰勿下手處問一牛飲水

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又別云曹山老滿

問常在生死海中沈沒者是什麼人師曰第二月日還求出

離也無師曰也求出離只是無路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伊師

曰擔鐵枷者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藥山曰

是年七十二麼曰是藥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

後箭射人深僧曰如何免得棒師曰正勅既行諸侯避道東

齊云曹山是明藥山意自出手爲復別有道理還斷得麼只

如遮僧舉問曹山伊還有會麼忽尔問上坐年多少別作

麼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

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曰既是

衆獸近不得爲什麼被兒吞師曰子若哮吼祖父母俱盡曰

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師曰亦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

父曰前來爲什麼道祖父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

事枯木上更采些子華問才有是非紛然失心如何師曰

斬斬僧舉有人問香嚴如何是道答曰枯木裏龍吟學云

不會曰觸髅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云

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觸髅裏眼睛石霜云猶帶識在師因

而頌曰枯木龍吟眞見道觸髅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
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其僧却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

血脉不斷曰如何是觸髓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
得聞者無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个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
句師曰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師如是啓發上機曾無
軌轍可尋及受洞山五位銓量特爲叢林標準時洪州鍾氏
屢請不起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一首答之天復辛酉季夏
夜師問知事僧今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曰曹山一
生行腳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至明日辰時告寂壽六十
有二臘三十有七門人奉眞骨樹塔勅謚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洞山道全禪師第二世住亦初問洞山价和尚如何是出離
之要洞山曰闍梨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應
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既价和尚圓寂衆請踵迹住持
洞山云步步玄者即是功到海衆悅服玄風不墜 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
曰護明不下生僧曰旣是大聖再來何更六年苦行師曰幻

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 問清淨行者
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
越涅槃 問極目千里是什麼風範師曰是閻梨風範曰未
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撫州南城人也姓郭氏年十四於吉
州滿田寺出家後往嵩嶽受戒乃杖錫遊諸禪會因參翠微
和尚問曰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个餘月每日和尚上堂不

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什麼

有僧舉前語問洞山云聞梨爭怪得

老僧

法眼別云祖師來也

東

禪齊云此三人尊宿

語又

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阿那个親若無親疎眼在什麼處 又

謁德山問曰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乎到來未曾見和尚說

一句佛法德山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洞山如前問之洞山

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山頭落語因而省過遂止于洞山
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待洞水汧流即向

汝道師從此始悟厥旨復摠衣八稔受湖南馬氏請住龍牙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有徒五百餘衆法無虛席

上堂示衆曰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云祖教佛教似生怨家始有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被祖佛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万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則須自悟去師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

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

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腳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

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陳禪齊

道佛法即有只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問如何是道師

曰無異人心是又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

言說則勿交涉道者汝知打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

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个始是道人若道我得

我會則勿交涉大不容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

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問

古人得个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 問無邊身菩薩

爲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 問大

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什麼將得去 問二鼠

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

無處

還見儂家麼 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師

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 問知有底人還有生死也無

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

苦報慈云此 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祖師在後來

問祖師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什麼不

得無事師曰覓一個難得 問蟾蜍無返照之光玉兔無伴

月之意時如何師曰堯舜之君猶有化在東禪齊云是什麼

時中是什麼時節 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法

別云誰 師唐龍德三年癸未八月示有微疾九月十三日夜

半大星墮于方丈前詰旦端坐而逝壽八十有九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 師曾在樂普作維那白槌普請曰

上閒般柴下閒鋤地時第一坐問聖僧作麼生師曰當堂不

正坐不赴兩頭機 師在洞山時問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

情識洞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山曰什麼處
得情識來曰學人實問洞山曰怎麼須向万里無寸草處立
曰無寸草處還許立也無洞山曰直須怎麼去 般柴次洞
山把住柴問狹路相逢時作麼生曰反仄何幸洞山曰汝記
吾言汝向南住有一千人若向北住即三二百而已師初住
福州東山之華嚴未幾屬後唐莊宗皇帝徵入輦下大闡玄
風其徒果三百矣 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探盡龍宮藏
衆義不能詮 問大悟底人爲什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
落花難上枝 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
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 一日車
駕入寺燒香帝問曰遮个是什麼神師對曰護法善神帝曰
沙汰時什麼處去來師曰天垂玉露不爲榮枯師後遊河朔
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二房州三終南

山逍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勅謚寶智大師無爲之塔

京兆蜆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腹暮即卧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和尚華嚴靜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荅曰神前酒臺盤靜竒之懺謝而退後靜師化行京都師亦至焉竟不聚徒演法惟佯狂而已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問僧離什麼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僧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閒僧無對師曰賺殺人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即今是什麼曰學人不會師曰十字路上馬蘭花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

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什麼過曰只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什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師將示滅有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調然調然言訖坐亡

後洞山師虔禪師

第三世住青林和尚

初自夾山來參先洞山价

和尚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笋价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洞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翁得偈呈于洞山洞山曰賀翁翁喜只此人是第三世也師先住隨州土門小青林蘭若後果迴洞山接踵凡有新到僧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裏中旨僧無對

師便打令去 僧問昔年疾苦又中毒請師醫師曰金鎗撥
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即謝師醫師便打 問久負不逢
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 問請師荅話師曰修羅掌於日
月 師上堂謂衆曰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
事 時有僧問正法眼藏祖祖同印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
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 問如何是道師曰迴牛尋遠
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

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 問如何是納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
通風啞子傳遞信曰傳什麼信師乃合掌頂戴 問如何是
密室中人師曰才生不可得不貴末生時曰是个什麼不貴
末生時師曰是汝阿邪 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爲
什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于老僧什麼事曰請和尚指示師

曰指即勿交涉 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

正午 問如何是法身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僧問黃龍

如何是井底蝦蟇吞却月黃龍云不奈何僧云恁即吞却去也黃龍云一任吞僧云吞後如何黃龍云好蝦蟇

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越州乾峯和尚或云瑞峯 問僧什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

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什麼處來得遮消息來師曰將謂華

頂峯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 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喚院

主來趁出遮僧著 師問衆僧輪迴六趣具什麼眼衆無對

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汝曰和尚且置師曰

老僧一問尚自不會問什麼超佛越祖之談

吉州禾山和尚 僧問學人欲申一問師還容許否師曰禾

山荅汝了也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 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先住蘇州寶花山

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

曰石潤無含玉鑛異自金生

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

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遮畜生師曰喫茶去 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遮裏一局便了有什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怎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腳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怎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

潭州寶蓋山和尚

僧問一閒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

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

問如何是寶蓋師曰

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僧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 問切切時為什麼不立人師曰歸亦躡不著曰怎麼時如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

問世界壞時此个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
向師曰直須似去曰還有的也無師曰不立標則

益州北院通禪師 在夾山時一日夾山上堂曰坐斷主人

公不落第二見師出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山曰猶是第

二見師乃掀倒禪牀夾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

爛即向和尚道 異日師又問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山曰是師乃

掀倒禪牀叉手立地夾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

打倒禪牀何不先去須待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什麼處師在洞山隨衆參請未契旨遂

辭洞山擬入嶺去洞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沈吟良久

洞山曰通閣梨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不入嶺

師事於洞山時號鑊頭通住後上堂示衆曰諸上坐有什麼事

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團

削門戶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疾省事應須無心若不
無心舉得千般萬般只成知解與此納僧門下有什麼交涉
僧問如何是無心師曰不管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
曰得即失曰不失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
身師曰無點污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
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
如酒店罾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

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示戒後勅謚證真大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自洞山受記唐天復中遷止洪井高安
白水院衆盈三百玄言流播因設洞山忌齋有僧問供養
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洪州西山衆
行者來禮拜問曰今日不爲別事乞師指示師曰汝諸人求
指示邪對曰是師曰教我委付阿誰

鏡清行脚到師謂之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卧單
得蓋否曰設有亦無展底功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
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
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那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
道者啗啄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檟樹否曰
怎麼即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 坐主皎然
去後師知是雪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皎然後住
長生山有
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曰不可爲闍梨一人荒却長生
山也玄沙聞之曰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矣厥
後衆緣不備果
如仁和尚所記 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
月上孤岑師將順世四衆俱集營齋聲鐘焚香白衆曰香煙
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
撫州疏山光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辯冠衆洞山門下時有齧
鏃之機激揚玄奧咸以仁爲能詮量者諸方三昧可以詢乎

經師叔 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疏山老漢對僧無

師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 師舉香巖語問鑄清肯重不得全怱道者作麼生會怱曰全歸肯重師曰不得全肯者作麼生怱曰个中無肯路師曰始慙病僧意 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慙愧好師曰闍梨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

洞山

第四

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為什麼不道師曰少

時輩問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夜有僧上堂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

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背底芒叢四脚指天師遷化時有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又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流傳於世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士緣契德山各承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怎麼道龍潭也怎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來師方欲進語德山以拄杖打昇

入涅槃堂師曰是即是打我太殺

法眼別云是即是錯打我更有語句如德山巖頭章

出馬師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洞山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

山對大衆前自省道舉初參洞山時洞山問什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 問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什麼師曰有疑請問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帳銀香囊風吹滿路香有僧寫師真呈師問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 一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師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却怎麼僧云不怎麼又爭得師曰若怎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云作麼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怎麼師曰是是爲我怎麼便不得怎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欽山爲汝檐一半 師與雪峯巖頭因過江西到一茶店內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茶喫巖頭云若怎麼我定不得茶喫也雪峯云某甲亦然師曰兩人老漢俱不識語在巖頭云什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鷄

雖活如死巖頭云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兄且置存公作麼
生雪峯以手畫個圓相師曰不得不問巖頭呵呵云大遠生
師曰有口不喫茶人多巖頭雪峯俱無語 有良禪客參次
才禮拜後便問云一箭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
良云恁麼即知過必改去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放
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擬射三關且從試爲欽山發箭良近
前良久而退師乃打良七拄杖良乃出去師曰且聽个乱統
漢心內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安和尚安云良公雖發箭要
且未中的其僧便問同安云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關中
主是什麼人其僧却迴舉問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
欽山口也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 僧參師
豎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即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
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却豎拳而已師曰便恁

麼只是箇無開合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僧云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枉用心神

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巖頭全豁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越人也姓許氏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沈思良久巖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如巖頭頻召與語徵禪無惑師復謁夾山會和尚會問什麼處來曰卧龍來會曰來時龍還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灸瘡上更著艾焦曰和尚又苦如此作什麼會便休師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衆欽慕請住

瑞巖統衆嚴整江表稱之 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扭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 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 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什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什麼 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什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 一日有村媪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媪念忙至舍乃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媪接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存諸別錄

懷州玄泉彥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

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個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便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什麼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長谿人也姓陳氏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拾瓦礫作麼師後住禾山而終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郡之長谿人也姓陳氏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遍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石霜曰直須盡却師不愜意乃參巖頭問同前語巖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尋遊清涼山閩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大師初上堂日方升坐斂衣乃曰珍重少頃又曰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僧起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什麼

問佛放眉閒白毫光照萬八千世界如何是光師曰高聲道
僧曰照何世界師乃喝出 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
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 問九女不携誰是哀提者師曰高
聲問僧擬再問師曰什麼處去也 問如何是宗門流布師
展足示之 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
慈師曰大遠也 問如何是最妙一句師曰披露識麼僧擬
進語師曰話墮也 定慧上坐參師問什麼處來曰遠離西
蜀近發開元又進前問即今作麼生師曰喫茶去慧猶未退
師曰秋氣稍暖去慧出法堂外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弓折
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明日師上堂慧出問豁開戶牖當軒
者誰師乃喝慧無語師又曰毛羽未備且去 僧舉寒山詩
問師曰百鳥銜苦華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
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遊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歇

枕觀獼猴曰將此无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觸體前

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 問聲前

古毳爛意作麼生師曰倚著壁 問前是万丈洪崖後是虎

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 問三界誰為主師曰

還解喫飯麼師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因測乃

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師謂衆曰

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尔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 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對曰

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見無對 僧辭師門送召曰上坐僧

迴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大笑而已

師因僧披納衣示偈曰迦葉上名衣披來須捷機才分招的

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羅源聖壽嚴和尚

有僧自泉州迴來參師補納次提

起示之曰山僧一納衣屐似衆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針線使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在彼作什麼

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志圓號顯教大師 僧問諸佛心印什

麼人傳得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什麼人傳得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 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苦 問如何是道師曰普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 玄則問如

何是佛師曰丙丁童子來求火

則師後參法眼方明
厥旨住金陵報恩院

問如

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

問如何

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个赤頭漢作麼

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爲

什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問祖意教意是
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森林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前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僧問伶俜之子如何歸向師曰會人
路不通曰怎麼即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
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和尚 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

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什麼不端嚴師曰不
從證得 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潭州伏龍山和尚

第一世住

僧問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

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

問隨緣認果如何是果師曰

雪內牡丹花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怎麼不識
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 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 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万水千山

潭州伏龍山和尚

第二世住

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

興國門樓高多少

問子不譚父德時如何師曰低聲低聲

陝府龍峻山和尚

僧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佛眼看

不見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 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

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

什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什麼向上事曰如何師曰不見

道狂狹

上俄寒切下音欲切

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戴容

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

音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潭州伏龍山和尚

第三世住

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

鳥道不曾棲

前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和尚 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
曰恁麼即不爭是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
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寶峯神黨禪師 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
正遇寶峯不脫鞋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
岳頂浪滔天

吉州南源山行修號慧觀禪師亦云光睦和尚 僧問如何
是南源境致師曰幾處峯巒猿鳥嘯一帶平川遊子迷
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即淺去也師
曰也是兩頭遙

洪州泐潭明禪師 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

得即去時羊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 問非思量處
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
生師曰也合消得禮三拜 僧問碓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
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 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毯毯曰
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 問如何是和尚終
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筯曰如何是沙門終日事師曰轉轉
不借万人

吉州秋山和尚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
木瓦礫是 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紅華秀

室內不知春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常察禪師 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
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

不待客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釘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岳秀万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

洪州泐潭庄悟禪師

第四世住

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

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

問如何是閉

門造車師曰活計一物無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進

長安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

錯舉似人曰恁麼即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

芬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

事師曰若是今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

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者福州人也姓吳氏七歲依雪峯真覺大師出家年滿受戒遊方抵筠陽謁九峯峯許入室一日謂

之曰汝遠遠而來暉暉續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初未許師於是發明厥旨頓忘知見先受請止吉州禾山大智院學徒濟濟嘗述垂誡十篇諸方歎伏咸謂禾山可以爲叢林表則時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楊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院乃江西之勝槩遂棲心焉時上藍院復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 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 問仰山插鋤意作麼生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踏倒鋤意作麼生師曰我問汝問未辨真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 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梨道一半曰爲什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爲知己喪身曰爲什麼却喪身師曰

傳燈錄卷之十一
三十三
好心無好報

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即今

也怎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

問摩尼寶

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却問

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 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撲破著 問已在紅焰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

麼即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 問四壁打禾中行剗草和

尚赴阿那頭師曰什麼處不赴曰怎麼即同於衆去也師曰

小師弟子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

者啓方丈集大衆告辭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珍

重先是大衆爲立生藏本國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洪州泐潭牟和尚

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

問古人卷席意如何師意珍重便下堂

前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畚歸院泉問去什麼處來師曰燒畚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六通院玄侶依附 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鏹斷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龍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閹梨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 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正作鬧時如何曰不向機前展大悲

新羅卧龍和尚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什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

曰猢猻喫毛蟲

彭州天台和尚

先住天台

問古佛向什麼處去師曰中央甲第

高歲歲出靈苗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

如何師曰不照燭

前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

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

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新羅泊嚴和尚

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為家問如何是

道師曰徒勞車馬迹問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和尚

僧問只到潼關便却休時如何師曰只是

途中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體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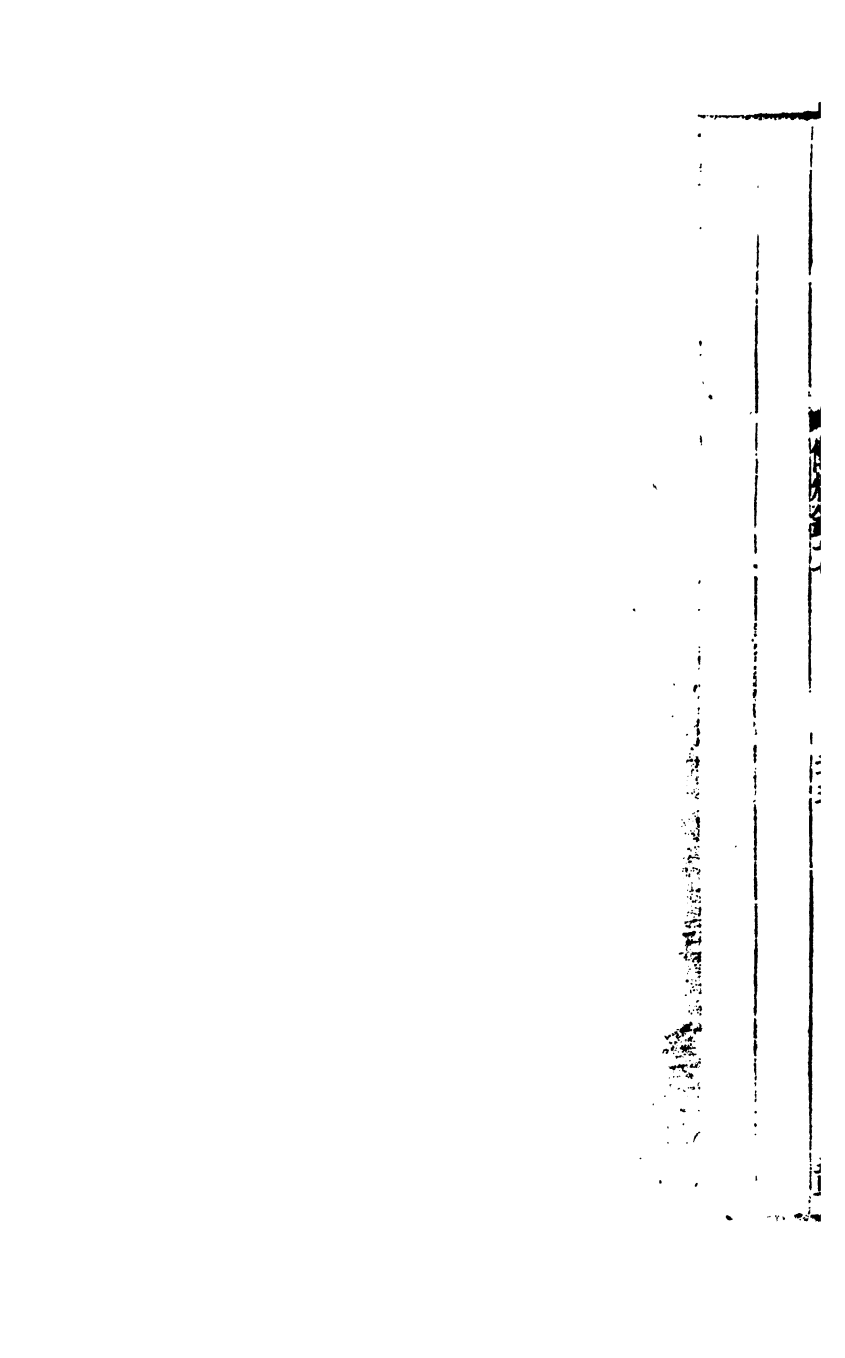
為什麼當不得師曰體是什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

曰不作尊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 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賀曰轉爲無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可然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千四
見錄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忞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漳州隆壽紹卿禪師

福州僊宗行瑫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弁禪師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

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

出塵乃棄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
玄律師受具布納芒屨食才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
雪峯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
頭陀一日雪峯問曰阿那個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誑於人
異日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
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
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
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
若與雪峯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
也一日雪峯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
來漢現師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
和尚脚跟猶未點地 師上堂時久大衆盡謂不說法一時
各歸師乃呵云看搥是一樣底無一个有智慧但見我開遮

來簇著覓言語意度是我真實爲他却揔不知看恁麼大
難大難師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
道爲有奇特去處爲當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
汝證明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趁讚媚是汝
旣到遮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合識得
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龍耳底人還是麼肯恁
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真實何曾是恁麼人十方諸佛
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
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
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
莫能觀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觸體前認他鑒照不可是
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間法有一箇不是世間法和尚
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太肯去何處有遮个稱說尚

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誑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如巔山巖崖迥絕人處還有佛法麼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覲得不妨出得陰界脫汝觸體前意思想都來只是汝真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師又云我今問汝諸人且承得个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合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他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當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

趣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什
麼事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
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門超汝凡聖因果超他毗
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
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
仁者汝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
他心宿命便得法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變弄說
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汝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
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寢語沙門不應得出頭
來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出頭所以道超凡
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
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
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得到精明湛不搖

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澹淨恁
麼修行盡不出他輪迴際依前被輪轉去所以道諸行無常
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爲究竟何如從今日
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
我如今立地待汝觀去不用汝加功練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
還肯麼還肯麼師有時上堂謂衆曰是汝真實如是又有時云達磨
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麼師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
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似世間畫師
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
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
是別人與汝爲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
若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
憐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

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知麼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師云汝諸人如似在大海裏坐沒頭水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還會麼夫學般若菩薩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得出脫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志耐日夜忘疲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亦得覲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只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入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噴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爲善知識問著便動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便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什麼瞌睡時又不成昭

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什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遮个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根由麼我向汝道汝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什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多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性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只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

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
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却去忽然
無常殺境到來眼目譸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枝荷如
生脫龜筒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瞋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
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
樂底人只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遮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
知求衣爲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汝父
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愧
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
未在必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什麼到恁麼地只如大地上蠢蠢
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看變入驢胎馬肚
裏牽犁拽杷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者去大不容

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
有遮个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未是一劫兩劫得休直
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南際長老到雪峯雪峯令訪于師師問
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南際曰須知有不求知
者歸宗柔刺
拈掌三下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因普請畚田
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
更不顧視衆愕然雪峯曰俊哉師一日隨侍雪峯遊山雪峯
指一片地曰此處造得一所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峯乃顧視上
下師曰人天依報即不如和尚若是靈山受記大遠在雪峯曰
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鑪曰火
爐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師初
受請住梅谿場普應院中間遷止玄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
衆比肩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請演無上乘待以師禮學徒餘

八百室戶不閉師上堂良久謂衆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
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竊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
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
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道萬里行脚到遮裏不消个瞌睡
竊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僧問從
上宗門中事師此間如何言論師曰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
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
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
咽喉唇吻只成得个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有過無過
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
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
能觀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什麼處措還會麼四十九年
是方便只如靈山會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

道迦葉親聞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槌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乃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又偈曰玄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

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

士師乃吹之文桶頭下山師問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

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彙代云和尚用作什麼師有時垂

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瘂三種病人

汝作麼生接若拈槌豎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

復瘂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

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

不是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什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坐無事上來商量大家

要知羅漢云桂琛見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中塔云三種病人即

今在什麼處又一僧云非唯謾他兼亦自謾長慶稜來師問除

却藥忌作麼生道稜曰慙作麼師曰雪峯山橡子拾食來遮裏

雀兒放糞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一

日昔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

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

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

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師問長生然

和尚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

對曰放皎然過有商量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長生良久師曰教

阿誰委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

崇壽稠別長生云吳什

麼作如來

僧問師學人爲什麼道不得師曰畧塞汝口爭解道得

法眼云古

人恁麼道甚奇特且問上坐口是什麼問凡有言句盡落捲擯不落捲擯請和尚商

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古人瞬視接人和尚如何

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爲

太近

法眼云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坐

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

某甲打鐵舩下海去師住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舩也未光

無對

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舩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

師曰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雪

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雪峯曰不見道君子

千里同風其僧迴舉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東禪齊云

過若的蹉過師豈不會弟子意若不恁麼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

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鏡清指露柱云莫是

不見遮个法麼同安顯別云也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

在玄覺云且道安沙恁麼道意杜什麻處不見僧問洞山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此意如何洞山云不見法

好言語二生一宿覺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言賢菩薩又云不見一法爲大過

失是一人是僧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

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來日却問

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對曰盡十方世界是

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玄覺見六祖在二所

屢密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遮一縫大小玄覺見六祖在二所韋監

軍來謁舉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取曹山多少韋指

傍僧云上坐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多少曰二百

二十里韋曰恁麼即上坐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師曰監軍却

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慙愧

雲居錄云什麼處是此僧具慙愧若後得此許上坐有行脚眼

西天有聲明

三藏到閩師令與師相見師以火筋敲銅鑪問是什麼聲三

藏對曰銅鐵聲

法眼別云請大師爲王法燈別云聽和尚問

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

無對

法眼代云師又受大王供養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

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

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小塘提起衲衣角師

曰料掉勿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小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

師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

會僧曰如夢如幻

法眼別敲拂示之

師與地藏琛在方丈內說話夜深侍

者閉却門師曰門揔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琛曰喚什麼作門

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

師日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

生見長生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

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法界雪峯打鼓遮裏爲什麼不聞師

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汝眼爲津

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

具和尚

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問小塘長老昨日

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小塘提起納衣角師曰料掉勿交

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

喧鬧

師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

會僧曰如夢如幻

法眼別云

物示之

師與地藏琛在方丈內說話

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揔開了汝作麼生得出去琛曰喚

什麼作門

法眼別云和尚莫欲敬去

師一日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

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長生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

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法界雪峯打鼓

遮裏爲什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

梁師曰以汝眼爲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師與

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

韋喫果子了再問之師曰只首是日用而不知普請般柴

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旣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

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弥勒弥勒指

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什麼處對曰不知師曰

情知汝不知口法眼別云喚大普玄通到禮觀師謂曰汝在

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對曰玄通只是開个供養門晚來朝

去爭敢作怎麼事師曰事難曰其情是難師曰什麼處是難

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問學人乍入叢

林乞師指个入路師曰還聞堰谿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

處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

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

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昇梯時師與泉守在室中

說話有一沙弥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弥好與二

十柱杖曰怎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師曰佛法不怎麼

銷清云不爲打水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鏽清云
青山碾爲塵敢保勿開人東禪齊云只如玄妙意作麼生

或云直饒焦麼去也好與拄杖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拈破會處此三說還會女沙意也無師應機接物僅
三十祀致清原石頭之濬流迄今不絕轉導來際所演法要有大小錄行于海內自餘語句各隨門弟子章及諸方徵舉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有四閩帥爲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幼歲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閩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疑滯後之雪峯疑情冰釋因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設禮而退雪峯竟尔而笑異日雪峯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諸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雪峯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禱問未嘗爽於玄旨乃述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

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如火裏冰 師在

西院問誚上坐曰遮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

爲什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師曰作麼生是上坐本分事誚

乃提起納衣角師曰爲當只遮个別更有曰上坐見什麼師

曰何得龍頭蛇尾 師在宣州保福後辭歸雪峯保福問師

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坐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

少許曰信道什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

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閤梨師與保福遊山保

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遮个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

惜許

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鼓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觸體徧野白骨連山

師來往

雪峯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

初開堂曰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

曰雖然如此慮恐有人不肯於是敷揚祖意隨機與奪故毳

客憧憧日資道化後閩帥請居長樂府之西院奏額曰長慶
號超覺大師 上堂良久謂衆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
欺謾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
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遮裏來還會麼
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揔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諸人
行脚事麼時有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又
問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義教有所
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謂衆曰明明歌詠汝
尚不會忽被暗來底事汝作麼生又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
師曰喫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尚相伴 問如何是不隔毫端
底事師曰當不當 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
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之師露膊而坐僧禮
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

解汝於古今中有什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
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什麼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
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
較些子便下坐 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
一問口似匾檐僧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麼 師謂衆
曰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
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 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 師有時示衆曰揔似今夜老
狐有望保福聞之乃曰揔似今夜老狐絕望

相見語
似如此嫌

東

禪齊云

此二尊宿語

一概各有道理

衆中道

揔似今夜堪作什麼若如此會欠悟在

安國瑫和尚新得師號師去賀瑫出接師問曰師號來邪曰

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瑫曰什麼處去來師

曰幾不問過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

學妄語作麼僧無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
坐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僧
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麼師謂衆曰我若純舉唱宗乘
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
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
却師有時示衆曰揔似今夜老胡有望保福聞之乃曰揔似今
夜老胡絕望以見云德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東禪齊云此三真宿語服各有
道理衆中道揔似如此嫌什麼又道揔似人作堪作什麼若如此會悟也
安國瑄和尚新得師號師去賀瑄出接師問曰師號來邪曰
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瑄曰什麼處去來師曰
幾不問過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
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拍脊棒
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放過
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擊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

未僧將前語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僧云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睡

麼衆無對法眼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羅山見新製龕子師以杖敲之

曰大煞豫備羅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曰吽師上

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師拜此僧又曰此僧有什麼

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

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僧曰

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人問師保福拋却穀漏子向什麼

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人穀漏子裏法眼別云那個是保福穀漏子問師夫

人崔氏奉道自稱練師遣使送衣物至云練師令就大師請取迴信師曰

傳語練師領取迴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迴師明日入

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迴信師曰却請昨日迴信看練師展兩

手問帥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

些子法眼別云遮轉語大王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

大師佛法深遠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力昇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刹不現身爲什麼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觀相生偏法眼別云汝識得觀音未什麼燈曰長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曰若不如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羣師兩處開法徒衆千五百化行閩越千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王氏建塔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受業於兜率山師事雪峯經數稔受心法止于大普焉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托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咬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杭州龍冊寺順德大師道忞永嘉人也姓陳氏卅歲不食葷茹

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盟鵝噦紀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
受具遊方抵閩川謁雪峯峯問什麼處人曰温州人雪峯曰
恁麼即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只如一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峯曰
好喫二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
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峯良久
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雪峯
曰只恁麼爲別有商量曰和尚恁麼即得雪峯曰於汝作麼生
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曰是什
麼堂堂密密雪峯起立曰道什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
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密對曰道恁自到來數年不聞
和尚恁麼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
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
且隨衆閩中謂之小恁布衲因普請處雪峯舉瀉山見色便

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爲什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曰恁麼即不知道恁鋤地去一日雪峯問師何處來曰從外來雪峯曰什麼處逢見達磨曰更什麼處雪峯曰未信汝在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雪峯肯之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猶記得寂曰如是如是師罷參受請止越州鏡清禪苑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也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忞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僧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遮个在師曰今日遇人又不遇人問如何是靈源直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應天來師曰還見鰻鰾魚麼曰不見師曰閤黎不見鰻鰾鰻鰾不見閤黎曰揔不恁麼師曰閤黎只解慎初護末問

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爲什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鑊作打勢浴頭乃走師召曰來來浴頭迴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僧口僧却迴舉似師師曰饒汝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王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叉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小年也

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僧到參
師問闍黎從什麼處來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爲國曰清淨
莊嚴爲國師曰國以何爲佛曰妙淨真常爲佛師曰闍黎從
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荅對師曰噓噓別處有人問汝不可
作遮个語話錢王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真
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玄學其後又創龍冊寺延請
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个親切到
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只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
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
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旣還惆悵
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个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
帶一路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曰噓噓要棒即道曰
恁麼即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無源有路不

歸時如何師曰遞个師僧得坐便坐問如何是心師曰是即三頭曰不是如何師曰又不成是頭曰是不是揔不恁麼時如何師曰更多饒過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是什麼曰還得當也無師曰木頭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搗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即却打也師曰得對相耕去僧舉有僧辭歸宗宗問什麼處去曰百丈學五味禪去歸宗不語師乃曰緣歸宗單行底事僧問如何是歸宗單行底事師曰棒了趂出院僧禮拜師曰作

麼生會曰學人罪過師曰料汝恁麼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
不是走作人便是籠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問直
得當門齒落問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師曰常用及人曰不
知者如何師曰好晴好雨師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
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法眼別云畫出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筍插向
鑪中僧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筍插向一邊法眼別云問不當理有僧
引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問僧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
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訖過盃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
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否僧問和尚此兒
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是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
隨門人編錄今但梗旣末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壽七
十四黑白袈號制服者甚衆茶毗於大慈山獲舍利就龍母
山之陽建塔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入雪峯室密受心印執侍經十載因與僧斫樹雪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什麼道斫却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峯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雪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雪峯普請般柴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遮个是什麼人語雪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禪牀上著雪峯普請歸自將束藤路逢僧放下藤叉手立其僧近前拈雪峯即踢其僧歸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踢那僧得恁麼快師對曰和尚却替那僧入涅槃堂法眼住崇壽寺時有二僧各說道理請師斷法眼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玄覺云什麼處是替那僧入涅槃堂處崇壽稠云此一轉語却還老凡東禪齊云只如長生意作麼生師嘗訪一庵主款話庵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意遂舉拂子示之

不知還得也無師曰爭敢道得與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人保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三文錢此事爲什麼毀譽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爲人

玄覺云等是恁麼事爲什麼有得有失上坐若無智眼難辨得失

雪峯問師光境

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商量雪峯曰許汝過作麼生商量曰皎然亦放和尚過雪峯深許之尋受記止于長生山分化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爲閹梨菜却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遮師僧去也僧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遮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麼閹師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拏女余切又音如牽引也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始依講肆肆業於長安因思

玄極之理乃造雪峯師事數年既領心訣隨緣而止鵝湖大張
法席僧問萬法歸二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
經以何爲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
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
知闍黎不奈何曰爲什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兒得見君子有
人報云徑山和尚遷化也僧問徑山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大
有靈利底過於闍黎問在先一句請師道師曰腳跟下採取
什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
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
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麼曰如何即是師
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
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問如何是源
頭事師曰途中覓什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

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參雪峯止龍谿玄侶奔湊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什麼物纏縛閹梨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三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遮裏是什麼處所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斗暗誰當兩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閒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什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

師子是什麼家具又問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什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師臨遷化上堂示衆曰山僧十二年來舉提宗教諸人怪我什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杭州西興化度悟真大師師郁泉州人也自得雪峯心印化緣盛于杭越之間後居西興鎮之化度院法席大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利那分曰如何舍得法界師曰法界在什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和尚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

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譚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師自是聲聞于遐邇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師號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葷羶樂聞鍾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揮毫書其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九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講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遍叩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雪峯知其緣熟忽起搗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峯審其

懸解撫而印之暨雪峯歸寂闕師於府城之左三十里開鼓山
創禪宮請揚宗致師上堂衆集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
要且不識南泉即今還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
時有僧出禮拜才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
才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
有表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
聖興來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
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空三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
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譚句後直
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
人了也諸仁者作麼生時有僧禮拜師曰高聲問僧曰學人
咨和尚師乃喝出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音似未聞其
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

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問如何經得師曰豢寒聲俗言

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問學人便承當時如何

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莫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

聖行法燈別云汝擬亂走問千山萬山阿那個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云千

山萬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狀生招慶曰且款

款師却云家常招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招慶曰穩

便將取去東嶺云非此三尊宿語還有得失也無若有所問如何免得輪迴

生死師曰把將生死來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咩咩

問如何是向上一關挨子師乃打之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

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

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什麼

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師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

道僧曰請師乃打之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
問言蒲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
省要處師曰還自耻麼師與閩帥瞻仰佛像閩帥問是什麼
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
師在衆何得造次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教外別
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爲諸仁者剃頭入他諸聖化門
裏抖擻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
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个
漢未通个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擗還怪得他麼雖
然如此也不得亂擗鼓山尋常道更有人不跨石門須有
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
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人快利通得如今還
有人通得也不昧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

山萬山阿那個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

法燈云千

師與

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厭生招慶曰且欸欸師却云

家常招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招慶曰穩便將取

去

東禪齊拈云此二尊宿語還有得失也無若有阿
那個得阿那個失若無得失諸人未具行脚眼在

問如

何免得輪迴生死師曰把將生死來

問如何是宗門中事

師側掌曰吽吽

問如何是向上一關櫟子師乃打之

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

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

非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 問如

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什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

到恁麼地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

師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請師乃打之

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

問言滿天下無

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

問如何是省要處師

曰還自恥麼師與閩帥瞻仰佛像閩帥問是什麼佛曰請大

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

師長慶代云久承大衆何得造次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

問如何是教外

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爲諸仁者刺頭入他諸聖化

門裏斗數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

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

是个漢未通个消息向他怎麼道被他驀口擱還怪得他麼

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擱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

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

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

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昧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直下猶

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閩帥禮重常詢

法要焉

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靈巖寺習
經論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乃問法于雪峯之室服勤數載
從緣開悟因侍經行見芋葉動雪峯指動葉視之師對曰紹
卿甚生怕怖雪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師於是洗然省
悟頓息他遊尋受請居龍谿焉 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
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 問糧不畜一粒
如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劒看君不是黠兒郎
問大拍盲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前後大應得此便也曰莫
便是接否師曰遮漢來遮裏插嘴 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
曰汝無此作曰怎麼即聞也師曰真个聾漢漳守王公欽尚
祖風爲奏紫衣師名

福州僊宗院仁慧大師行珎泉州人也姓王氏本州開元寺
受業預雪峯禪會聲聞四遠閩帥請轉法輪玄徒奔至

上堂曰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一僧出禮拜擬伸
問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
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山永福院超證大師從弁

先住漳州報恩院

僧問儒門

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怎麼即
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
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遮裏作什麼曰怎麼即不知教意也
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
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

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
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
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師上堂曰咄咄看箭

便歸方丈 問請師盡令師曰莫埋沒 問大衆雲集請師
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 問摩
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
師上堂於坐邊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杭州龍華寺真覺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萍遊閩越升雲峯之
堂真符玄旨居唯一納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納一夕指
半月問溥上坐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忘想師曰失却
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婺州齊雲山 上堂良
久忽舒手視其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
人傳實 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坐作舞
曰沙彌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 問靈山
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爲汝一人荒
却齊雲也曰莫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衆笑 問還

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未之前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師次居越州鎮清院海衆悅隨一日謂衆曰盡令去也僧曰請師盡令師曰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鎮清不惜口問請師雕琢師曰八成曰爲什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鎮清生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鎮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秋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邪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師謂衆曰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遮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

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 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个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恁麼即失口也師曰寒山送瀉山又曰住住闍梨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迴 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什麼曰道什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 問是什麼即俊鷹俊鷄趁不及師曰闍梨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 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 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為什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請開法禪衆翕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傳大士靈骨道具真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未閏七月二十

六日終於本寺壽七十八塔千大慈山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峯受記止于翠巖大張法席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剥去

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扣逼人作麼問諸餘即

不問師默之僧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師上

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

長慶聞舉云生也

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汚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汚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坦然不滯鋒

鏗時如何師云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師曰坦然不

滯鋒鏗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

問僧繇爲什麼寫誌公眞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

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凡聖當機

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

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
也不會錢王嚮師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四十二人

三十一人見錄

福州安國引瑫禪師

襄州雲蓋山歸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泉州睡龍道溥禪師

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

越州越山師鼎禪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泉州福清玄訥禪師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衢州南臺仁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守訥禪師

景德傳燈錄

卷第十九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京憇鶴山和尚

潭州瀉山棲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漳州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坐

南嶽惟勁禪師

台州十相審超禪師
新羅國大無為禪師
江州廬山訥禪師

湖州清淨和尙明益懷忠安雪峯和尙
明禪師
杭州耳相行修禪師
水懷忠安雪峯和尙
益州懷果禪師

杭州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山安德錄

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安國院明真大師引瑫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絕葷茹自誓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峯雪峯觀其少儁堪為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過量復徧參禪苑獲諸方三

昧却迴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

一日雪峯見師忽攔住曰盡乾坤是个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尚怪邪瑠不得雪峯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旗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去只爲喚遮个作拳頭師受請止困山毳徒臻集後闍師嚮師道德命居安國寺大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躡問如何

是宗乘中事師曰不可爲老兄散却衆也 問不落有無之
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 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
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
看 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 問凡有言句皆
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枯槁之士頻逢抱
甕之流罕遇 問向上一路于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
曰且留口喫飯著 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
之叟磻谿絕垂釣之人 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
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得步參差 問學人擬問宗乘師
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喝出 問目前生死如何
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 問知有底人爲什麼道不得師曰
汝邪名什麼 問如何是活人之劍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
何是殺人之刀師曰只遮个是 問不犯鋒鋩如何知音師

曰驢羊去 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殺沈吟曰爲什麼
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 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
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是什麼心行曰什
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 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
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遮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
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
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个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
國曰恁麼即大眾一時散去得也師亦自代曰恁麼即大眾
一時禮拜

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歸本禪師

亦曰西雙泉故也

京兆府人

也幼出家十六納戒念法華經初禮雪峯雪峯下禪牀跨背
而坐師於是省覺 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
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沅事不知 問如何是西來

的的意師乃攔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遮裏無遮个師手指纖長特異于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

號住山

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覺成丘山

師謁白雲慈光大師辭出白雲門送扶師下堦曰款款莫教蹉倒師曰忽然蹉倒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退

洛京南院和尚 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 有儒士博覽古今時人呼爲張百會一日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什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

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屍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 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

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 處棲上坐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筆畫不成曰爲什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戴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屍著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爲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遊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作禮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

稜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

道如來無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

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

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云光境俱

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

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

父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

曰兩手將犁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

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剛云和尚只

解問人雪峯謂眾曰諸上坐到望州亭與上坐相見了到烏石

嶺與上坐相見了到僧堂前與上坐相見了師舉問鵝湖曰

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是相見鵝

湖驟步入方丈師歸僧堂東禪齊云此二尊宿會古是相見不相見試斷看梁貞明

四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創保福禪苑迎請居
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升堂師曰須起个笑端
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
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淋頭
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敎
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汚
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船子問泯默將何爲
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會師曰瞋睡漢出去師見一僧
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痛聲師曰那個爲什麼
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
貪行拄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
將何指示師曰上坐行腳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
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
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

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
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
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
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
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 異日上堂大眾雲集
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什麼
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麁境所以不
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
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 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
恰好據驗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

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
何不教別人問 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
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 問欲入無爲海須乘般

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僧曰和尚

是什麼心行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

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和

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土乃以一塊土放擔

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汝僧云謝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云此三則語一般別有道理什麼處是心行處玄覺微闍帥遣

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

用印奚為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

默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鬼窟裏林中道住在不去不住

係福打伊意作麼生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

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語僧無對師舉洞山真讚云徒觀

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邈掠看

曰若不點兒幾成邈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什麼心行

師曰來言不豐 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

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

去師曰汝為何到恁麼地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觀音

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

右法眼別云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

火即被燒溺 師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

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 問欲達無生

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

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 問學人近入叢林乞

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 師見一僧乃曰

汝作什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

僧曰和尚莫謾人奸師曰却是汝謾我 師令侍者屈隆壽

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

曰大殺恩愛壽無對師自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師住保
福僅一紀學衆常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錄聞師禮
重爲奏命服唐天成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
謂之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
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
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
道曰怎麼即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跏趺告寂
即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寶林
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

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
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
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

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乃自誓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納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任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年八十一錢王請於寺之大殿演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納一斤有餘

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

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于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揔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鼎號鑒真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闍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路將來歸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個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時集衆示一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偈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薛氏依石佛寺齊合
禪師披剃戒度既圓便參雪峯雪峯曰近前師方近前作禮
雪峯舉足蹋之師忽然冥契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止南嶽
法輪峯師上堂謂衆曰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
開不知是何境界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 大衆
夜參後下堂師召曰大衆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曰
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 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
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 問如何是
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麼
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
曰過也 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華光師即托出閉門僧無對 問路逢
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 師問僧作

麼生是靚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怎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踡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入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歸慕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

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閤梨失却半年糧曰爲什麼失却半年糧師曰只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

曰蝦蟇曲蟾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

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

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福清三十年大闡玄

風終於本山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衆于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坐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爲師開堂曰廣主親臨曰弟子請

益師曰目前無異路

法眼別云不無益於人

師云莫道今日謾諸人

好捫理不得已向諸人道遮裏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謂之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你道無事亦是謾你也須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趲口頭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觀看是个什麼道理汝欲得會麼都緣是汝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來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莫是不擬心麼更有什麼事珍重

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万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个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掛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早晚觸一粒米掛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實得怎麼始得若約納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

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捻針鋒說底道理來看怎麼道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個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

浪靜伏惟尚饗珍重 師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
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
句麼出來舉看老漢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舉
次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師問學人簇簇地商量
个什麼云大衆久立師云舉一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
屎著汝頭上直然捻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剜肉作瘡
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遮个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
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个甚麼道理實無絲髮與汝
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汝等各各且當人一段事大用現前更
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
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檐鉢囊千鄉万里受屈且汝諸
人有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觸目承當得猶是不
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才見老和尚動口便好把特

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競接將去三个五个聚頭
地商量苦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爲你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
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遮般事捻放一邊獨自著些子筋骨
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使與使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
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在意珍重 師云盡乾
坤把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怎麼道不敢望你出
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擰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什麼直饒
向遮裏明得若遇納僧門下好槌折兩脚汝若是個人聞說
道怎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見个
脚手才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看他德山和
尚才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赴睦州和尚才見入門來便云
且放汝十棒或時云現成公案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
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幢到處逞驢唇馬嘴

誇我解問十轉五轉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覓
也未什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遮般底有人屈納僧齋也道
我得飯喫堪什麼共語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脫諸
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
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即如雪峯和尚道盡是汝
夾山云百草頭識取老僧市門頭認取天子樂普云一塵才
舉大地全收一毛師子全身惣是汝把取翻復思量日久歲
深自然有个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
和尚出世只是爲你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
你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則不可兄弟一等是蹋破草鞋拋却
師僧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實若有人入頭處
遇著一个咬猪狗脚手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咬嚼
搓上眉毛高掛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擬取徹頭莫愁

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个門中
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僧父母十方施主直
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二千里走趁遮邊經
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圖他一
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什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
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忽然有一日眼光落地
到來前頭將什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脚忙亂無你掠
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復不是
小事莫據目前古人尚道朝聞夕死可矣況我沙門日夕合
履踐个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 師云汝等沒可恁麼
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个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那个爲佛
那个爲祖且說个超佛越祖底道理問个出三界你把將三
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凝著什麼聲塵色可與你了了

什麼梳以阿那個爲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
个舉體全真物覲體不可得我向你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
相埋沒了也實未有入頭處且中思量獨自參詳除却著衣
喫飯阿屎送尿更有什麼事無端起得許多妄想作什麼更
有一般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學得个古人話路識性記持
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
稱意千鄉万里拋却老邪孃師僧和尚遮般底去去遮打野
菜禿有什麼死急行脚去 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澆醜迫于
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
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
設使有三个两个枉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言語印
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德業他日閻羅王釘你之時莫道
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

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 師上堂大眾
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惣在遮裏許
爭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
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遮野狐精 師云汝諸人
傍家行腳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
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若不知老漢謾
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
殊惣到遮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雲峯卧龍西堂鼓山惣在遮
裏汝欲得識麼欲得識向遮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覓麼
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 師上堂云天親菩薩
無端變作一條柳標木杖乃畫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向遮
裏葛藤便下堂 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搆得空
披納衣何益汝還會麼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

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什麼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是
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
汝道微塵刹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
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你還會麼若不
會且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諦見也未直說到此田地未審
夢見納僧沙弥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驀起以拄杖劃地
一下云恁在遮裏又劃一下云恁從遮裏出去也珍重

師上堂云和尚子納僧直須明取納僧鼻孔且作麼生是納
僧鼻孔衆皆無對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普請下去

師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有什么麼事猶是頭上著頭雪上加
霜棺木裏張眼灸瘡盤上著艾焦遮个一場狼籍不是小事
你合作麼生各自覓取个托生處好莫空遊州打縣只欲捉
搦閑話待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太老

抄了塞在皮袋裏卜度到處火鑪邊三個五個聚頭口喃喃
舉更道遮个是公才悟遮个是從裏道出遮个是就事上道
遮个是體悟體你屋裏老邪老孃噎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
我會佛法了也將知你行腳驢年得个休歇麼更有一般底
才聞人說个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
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道得个入頭路夢見麼似遮般
底殺一万个有什麼罪過喚作打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个
掠虛漢你若實有个見處試捻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謝兩
惡矻矻地聚頭說閑葛藤莫教老漢見捉來勘不相當搥折
脚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 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
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爲什麼在我遮裏曰恰是師曰
更踈跳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

後如何師曰火裏蟪蛄吞大蟲 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
臘月二十五 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黑曰如何
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 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
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怎麼領會時如何師曰東屋裏
點燈西屋裏暗坐 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
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
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游山翫水去曰如何是和尚自己
師曰賴遇維那不在 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
裏曰和尚為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 問如何
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梨公憑分明何得重
判 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 問如
何是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汝怕我不知 問萬機俱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喝曰遮謾語漢 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眾將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人讀書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 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櫟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櫟子師曰西山嶺青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河裏癡 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似釋迦當時師曰大衆立久快禮三拜 師嘗有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門已知來見解何煩再舉力中泥

衢州南臺仁禪師 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梨即今在什麼處師後遷住本郡鎮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 初開堂僧問人主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柰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 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 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 此山而闡法焉 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遮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怎麼不識好惡 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 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遮死漢 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 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 有新到僧參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 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閩梨口裏著得麼 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 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也 閩王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

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豪大王旣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

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

着不盡 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寢語 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怎麼即優曇華坼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怎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眾前寢語 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怎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五葉出去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憇鶴山和尚 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摑 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瀉山棲禪師 問正怎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

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 問如何
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 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
却多少人 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鷺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福問
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上箔曰恁麼
即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 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
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
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

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遮个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
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 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

曰睡不著 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
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圓相師曰謝
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 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
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

第二世住

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

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才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
如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坐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
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坐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
文殊麼師曰見曰什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
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趨裝而邁初上
雪峯廨院憩錫因分甘子與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麼處將來

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甘子甘子方上參雪峯禮拜訖立于坐右雪峯才顧視師便下看主事

異日雪峯見師乃指目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什麼處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內只有遮和尚較些子雪峯便起去雪峯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雪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成師更不他遊而掌浴室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間有个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上坐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雪峯曰作麼生勘伊玄沙舉前語

雪峯曰汝著賊也 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罔測乃歐之一拳 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字上座終于維揚

南嶽般舟道場寶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繒纊惟壞納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座曰聞汝注楞嚴經鑒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麼生注曰請師鑒師乃楊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藏中有鐙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觀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綱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

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
理事相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紀
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敎
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皆流傳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